

因肺炎逝世兩個多月後才在上周傳出死訊的原節子，無疑是最傳奇的日本女星。她遠離娛樂圈隱居半個世紀有多，但隨着小津安二郎的神壇愈建愈高，她的傳奇地位也愈牢不可破。有趣的是，因為「紀子三部曲」——《晚春》、《麥秋》和《東京物語》三部經典的盛名，原節子戰後的銀幕形象被定格在所謂的「永遠的處女」，即善解人意的溫婉未婚女子，所謂的大和撫子身上。雖然，她在《東京物語》中的紀子，其實已經是一位戰爭寡婦。

文：行 光

銀幕形象這回事頗講機緣，原節子演過最著名的電影無疑是《東京物語》，但大家都多少忽略了戲中她作為寡婦的身份，而記住了她如何關心善待去世丈夫的父母，角色的表現接近於《晚春》、《麥秋》中的待嫁女兒。

其實，在原節子的角色系譜之中，和小津安二郎的「紀子」同期的還有，成瀨巳喜男的「壓抑主婦」。在《飯》、《山之音》等不下於同期小津作品的經典之中，原節子扮演那些夫妻感情轉淡、被生活壓到喘不過氣的女性角色，比起「紀子」的成熟世故，複雜得多。假若成瀨巳喜男的電影在世界影壇上更早就被關注，相關的電影公司像小津的東家那樣積極推廣，世界各地的影迷對原節子，當會有更多聯想。

象徵日本女性美

一九二〇年生於日本橫濱的原節子，十多歲時因為要幫補家計，在姐夫熊谷久虎導演的引薦下進入影圈。她在日德合作的電影《新土》中初次擔正，演一個因未婚夫愛上德國女記者而選擇跳火山的少女，最後劇情急轉直下，她和回心轉意的未婚夫來到「滿洲國」，開拓新天地……

電影捧紅了作為日本女性美象徵的原節子，雖然據說她被選中是因為外形、身材接近於西方人的美感。《新土》上映的一九三七年，正是日本開始全面侵華的年頭。作為一線少女明星，原節子自然在眾多「國策電影」中演出（並非他報同文所指的「日偽電影」，日本人拍自己的日本片，何來「偽」呢？）。這些電影如山本嘉次郎《夏威夷、馬來亞大海戰》、渡邊邦男《決戰的天空》、今井正《望樓敢死隊》等等，因為在日本過了版權期限，在網上也可以找到不少。其角色除了在日本陸海軍軍人以至警察背後默默支持的女性外，還有像牧野正博導演的《鴉片戰爭》、熊谷久虎《上海陸戰隊》等片中的華人少女，扮演如李香蘭那類的角色，以至在東寶和滿映合作的《東遊記》（這部真是和「偽」字拉上了關係）中和李香蘭、劉恩甲做對手戲。

二戰後銳意轉型

根據在日本尾道電影資料館所見的「日



▲《麥秋》乃「紀子三部曲」之一
▼原節子辭世，日本上周舉行了悼念儀式



本映畫俳優花形番科」昭和十八年度版，原節子在一九四三年的女星新金榜中排第十二位（順帶一提，同被列入這個榜的李香蘭與田中絹代，並列第一）。從這個角度來看，當時的她是接近青春偶像多於大明星。

二次大戰結束後，原節子由少女轉變為進步女性。但有趣的是，改變形象的頭炮，黑澤明的《我對青春無悔》，她演的教授女兒，在左翼的丈夫死在獄中後，回到丈夫的故鄉務農，出路和成名作《新土》一樣，都是土地。只不過一部是在其他國家的「新」土地，而另一部是土生土長的故鄉而已。而她在《安城家的舞會》和《青色山脈》中，則進一步把這種進步形象放大。當然，那些還在看她在銀幕上默默支持前線皇軍的觀眾，是如何看待她變成反抗封建社會、軍國政府的勇士？可能永遠找不到答案。但這種一百八十度轉變，其實反映了大多數日本人的心態。

非獨沽一味文藝

原節子從影的後期，在東寶的第一千部製作紀念電影《日本誕生》中扮演日本神話中的創造神天照大神。對於今天看慣她演文藝作品的觀眾來說，原節子參演這樣的大排場特技電影，有點陌生。其實她的從影歷程和日本的特技電影發展頗有淵源，戰時拍攝的《夏威夷、馬來亞大海戰》出現了模型特技，正是戰後拍了《哥斯拉》、《超人力霸王》（鹹蛋超人）等大量特攝作品的圓谷英二。而她的成名作《新土》，同時也是日本第一部使用背景投射攝影的電影，負責這項工作的同樣是圓谷英二。

而對於筆者來說，最想見到的原節子作品應是和《新土》的導演伊丹萬作（上世紀八十年代名導伊丹十三的父親，名編劇橋本忍的老師，非他報同文所指的黑澤明老師）合作的另一部作品《巨人傳》。這是一部把《孤星淚》故事搬到九州背景的電影，原節子扮演相當於Cosette的角色。據文字記載，這是伊丹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可惜因為是東寶出品的緣故，也少有機會在銀幕上放映。或許，在類似這些罕有機會見到的電影之中，我們可以發現另一個原節子？



▲原節子演過多齣日本經典電影



▲原節子（左）在《晚春》中演善解人意的妻子



▲《新土》令原節子一炮而紅解人意的妻子



▲小津安二郎的「紀子三部曲」奠定原節子的影壇地位
▲原節子（左）在《東京物語》中演戰爭寡婦

電影業狀況常被扭曲



香港電影業給人的印象是長期陷於低潮，原因之一，成功的從業員沒空接受訪問，一些經驗不足或抱殘守缺的工作者經常老調重彈，又沒有人挺身直斥其非，令電影業的面貌長期扭曲所致。

早前有一家香港電影院負責人接受訪問，提到中國電影業情況，他說：「某一時段（期）可以放什麼樣的電影，是由負責的相關政府部門審批制訂出來……」此人的想像力非常豐富，拍電影題材有指引是一向的政策，但每個時期批准不同類型的電影就未有聽聞過。原來這位電影院負責人並非行家出身，最近才走馬上任，對內地影業情況不了解卻「健談」。要是一般讀者看了他的訪問卻不知其謬誤，就形成了對內地電影政策的錯誤印象，可惜這類事情經常發生。

另一位只參與拍攝過兩部電影的電影人接受報章訪問，提出的論點更嚇人。他說：「今年香港電影市場反映，合拍片的高峰期已經過去。以今年為例，內地大片，即票房達幾億甚至超過十億人民幣的，當中幾乎沒有香港元素，由編劇、導演以至演員，完全由內地班底拍攝，內地的電影已可以獨立運作。」看了這一段訪問，令我大吃一驚，首先是這老弟根本不知今年合拍片的成績如何，只是自話自說，其次是編輯及訪問者亦不作資料核實，令這完全不符事實的謬論「出街」。

其實今年內地與香港合拍片在中國最賣座的五部華語電影中佔兩部，其中《捉妖記》更以23.8億人民幣票房居首位，《賭城風雲》（內地名為《澳門風雲》）以近十億人民幣居第五位。而第二位的國產片《港囧》的香港元素也不用多言。還有，內地電影向來可獨立運作。那位老弟不想拍合拍片有其自由，大放厥辭則要譴斥。

訪問一位經驗不足的從業員，其訪者必須對行業有所了解，不能不負責任地把受訪者的說法照單全收以誤導讀者。而且，那老弟的「業績」並不理想，第一部電影「爆冷」，也只得薄利，最近的一部未蓋棺已可定論虧損千萬以上。他還教別人港產片求生必須先專注本土市場，好像不明白什麼是「求生」，虧本就「生」不了。

香港電影其實正與內地電影處融合期，本土電影發展與之無矛盾，若能成為合拍電影反而有利，這才是生存之道。

《踏血尋梅》載譽登場

林錦波

雖然金馬獎已是上月的事情，可是今屆能在一眾台灣和內地電影環伺下，獲九項提名，奪得「最佳男配角」的《踏血尋梅》，今周才正式上畫，得獎者是連一般觀眾都感到陌生，演藝學院出身的白只。影片其實早在香港國際電影節已經曝光，跟着在韓國富川奇幻電影節奪得最佳電影、女主角獎，揚威海外。

此片改編七年前轟動一時的王嘉梅命案作藍本，郭富城飾演的警探負責追查死因，他在破案之餘，對相關人物的底蘊更為好奇。導演翁子光曾執導《明艷時光》和《微交少女》，第三部劇情片便有如此成績，絕對是香港電影的新生力量。而影片的幕後班底亦有相當分量，包括剪接廖慶松和張叔平、攝影杜可風，以及音效杜篤之，全是大師級的人物。幕前有郭富城、金燕玲、譚耀文等。影片未上映，輿論已經讚口不絕，看來會吸引不少觀眾入場。

此外，羅志良導演，劉青雲和林家棟主演的《消失的兇手》，影片跟羅志良上一部電影《消失的子彈》同樣以上世紀三十年代為背景，在北方一所女子監獄，犯人江一燕用匙羹在囚房內挖一條地道逃走，調查的劉青雲為了解開逃獄之謎，他根據犯人給他的信為線索，前往香港調查。影片早在上周已在內地上映，收四千萬人民幣，成績只屬一般。

西片方面，大導演朗侯活（Ron Howard）改編自Nathaniel Philbrick的同名小說《巨鯨傳說：怒海中心》（In the Heart of the Sea），以一八二〇年寒冬，新英格蘭捕鯨船Essex受到一條擁有復仇意志的鯨魚攻擊，這件真人真事的海上慘劇，啟發了小說家Herman Melville創作《白鯨記》（Moby-Dick），而Philbrick的小說講述的是此事件的餘波，捕鯨船的生還者被迫到絕境，為了保命做出無法想像的事情。影片由《雷神奇俠》克里斯漢斯沃（Chris Hemsworth）主演，片中巨鯨攻擊漁船的場面，相當震撼。

記得二十四年前的《終極豪情》（Point Break），捧紅了奇洛李維斯（Keanu Reeves），受到這部舊作啟發的新片《極限追捕》，由攝影師出身的艾力臣戈雅（Ericson Core）執導，由來自澳洲，曾參演《諜網暗戰》（The November Man）的路克巴斯（Luke Bracey）和委內瑞拉男星艾格雷美斯（Edgar Ramirez）主演。多宗大型械劫案相繼發生，新紮幹探路克巴斯懷疑天才極限運動員艾格雷美斯及他的團隊與案件有關，為了調查路克巴斯參與極限運動團隊，與艾格雷美斯出生入死，建立起友誼來。

最後是印度兒童片《兩個小孩的Pizza》（The Crow's Egg），講述印度貧民窟兩名小兄弟，在電視上看到新開張的Pizza店廣告，兩人深知家窮無法負擔昂貴的Pizza，他們絞盡腦汁設法賺錢買，成為全國新聞人物。



▲白只（左）憑《踏血尋梅》獲金馬獎「最佳男配角」